

重說
史

編號
十七

安史
大唐盛衰記
之亂

西元七五五—七六三年

石雲濤 著

田 麥
出版

安史之亂：大唐盛衰記（西元755-763年）／石雲濤著．-- 初版．--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民101.05面；公分．--（重說·史；17）

ISBN 978-986-173-784-3（平裝）

1. 安史之亂

624.14

101009198

重說·史17

安史之亂：大唐盛衰記（西元755-763年）

作者 石雲濤
特約編輯 林淑萍
責任編輯 林怡君
封面設計 王志弘

副總編輯 林秀梅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6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104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2年（民101）5月29日

定價：320元

ISBN：978-986-173-784-3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由中華書局授權出版

目次

引子 5

山雨欲來 15

投機與冒險：安祿山崛起 16

帝國裂縫：張九齡罷相 34

口蜜腹劍：李林甫誤國 46

弄巧成拙：楊國忠逼反 62

姑息養奸：唐玄宗自食惡果 73

龍爭虎鬥 85

烽煙四起：倉促防禦戰 86

長安淪陷：國破山河在 115

內憂外患：艱難的抗戰 154

生死較量：安祿山遇弒後的戰局 172

光復兩京：戰亂尚未結束 188

棋逢對手：史思明與李光弼交鋒 202

直搗范陽：決戰的勝利 223

餘波未平 255

人口：帝國的根基 256

河北：肘腋之患 261

外援：沒有白吃的午餐 275

邊防：危機重重 280

宦官：病灶的癌變 285

藩鎮：甩不掉的尾巴 305

餘響 309

主要參考書目 317

安史之亂

大唐盛衰記（西元七五五—七六三年）

石雲濤 ● 著

目次

引子 5

山雨欲來 15

投機與冒險：安祿山崛起 16

帝國裂縫：張九齡罷相 34

口蜜腹劍：李林甫誤國 46

弄巧成拙：楊國忠逼反 62

姑息養奸：唐玄宗自食惡果 73

龍爭虎鬥 85

烽煙四起：倉促防禦戰 86

長安淪陷：國破山河在 115

內憂外患：艱難的抗戰 154

生死較量：安祿山遇弒後的戰局 172

光復兩京：戰亂尚未結束 188

棋逢對手：史思明與李光弼交鋒 202

直搗范陽：決戰的勝利 223

餘波未平 255

人口：帝國的根基 256

河北：肘腋之患 261

外援：沒有白吃的午餐 275

邊防：危機重重 280

宦官：病灶的癌變 285

藩鎮：甩不掉的尾巴 305

餘響 309

主要參考書目 317

引子

西元七五五年陰曆十一月十五日，陝西臨潼驪山華清池，大唐帝國的玄宗皇帝正與愛妃楊玉環一起沐浴著溫泉，忽然太原有人騎快馬來報唐玄宗，說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河北採訪使安祿山在十一月九日這天起兵叛變了！對於這消息，玄宗起初並不相信，因為長期以來，經常有人說安祿山要造反，可他不是沒反嗎？很快的，朔方軍也派人送來了相同的消息，特別是在河北的平原郡太守顏真卿派人送來的消息，使得玄宗不得不相信：安祿山確實反了！沐浴溫泉的愜意與舒適頓時煙消雲散，他急忙召集宰相商議對策，並著手準備離開驪山，返回長安。

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在他之前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天寶」是玄宗的第三個年號，玄宗在位期間曾用過三個年號，第一個是「先天」，只用了一年零四個月，就改為「開元」，意思是一個新紀元的開端。「開元」的年號用到第三十個年頭，即七四二年陰曆十一月，改為「天寶」。

之所以改年號為「天寶」，玄宗說是因為「玄元皇帝天寶錫（賜）慶」。玄元皇帝即老子李耳，唐朝皇帝認李耳為祖先，封他為玄元皇帝。據說，隋朝末年，李耳曾降下靈符，說李氏該稱帝治天下，李淵、李世民正應了這道靈符。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正月，據玄宗說，他夢見了

老子，「老子告我以無疆之體」、「表我以非常之慶」（《玄元皇帝臨降制》）。老子還告訴玄宗：「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資治通鑑》卷二一四）玄宗派人求取，在終南山樓觀附近山間果然找到一尊老子像，迎回興慶宮。唐朝統治者一直把老子降下的靈符、神像之類稱為「天寶」——天賜寶物。玄宗說現在應該「遵道寶而建元」，即按照「天賜寶物」此一含意而重建年號。這個年號一直用到第十五個年頭，即七五六年。

玄宗作《玄元皇帝臨降制》頒示天下，把他見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賜給他聖像的神話宣示天下。這下熱鬧了。皇帝分明在造假，結果引得全國各地跟著造假。造什麼假呢？造「天寶」或「道寶」——靈符之類。當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科長級別）田同秀聲稱在京城永昌街宮中也見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要他傳話給玄宗，說賜給玄宗八個字：「天下太平，聖壽無疆。」這個小小的科長平日裡哪有機會見皇上？現在玄宗親自接見他，因為他要傳達玄元皇帝的金言。田同秀又說：「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尹喜，據說就是當年老子出函谷關，那位負責守關事務的人。玄宗趕快派人去找，果然又找到了靈寶符，玄宗命改桃林縣為靈寶縣，並作《靈符銘》，刻在石碑上，豎在發現靈符處以做紀念，並且大赦天下。河南省靈寶縣就是這樣得名的。

當年九月，崇文館大學士陳希烈等人又稱在太清門見到了玄元皇帝——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大家串通好矇騙皇上。他們說，玄元皇帝說：「可報吾孫，汝是上界真人，吾於左右長衛護。汝壽命無疆，災害自除，天下安樂。」（《冊府元龜》卷五十四）「吾孫」當然就是玄宗皇帝。玄宗命史官記錄下來，做為檔案永久留存。一年後，清河人崔以清也說見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說有靈符在什麼什麼山。玄宗派人去找，又找到了靈符。這件事經人檢舉造假，崔以清自己

也承認了，玄宗並未深究。此後，所謂老子現身、仙人顯靈、靈符出、祥瑞現等等之類的新聞，不斷出現。——「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資治通鑑》卷二一六）每個月都有此類事發生。

這個天寶十四載的「載」字，也需要說明一下。古代皇帝紀年，一般稱「年」，而不稱「載」。唐朝從玄宗天寶三年（七四四）正月初一起，「改年曰載」（《資治通鑑》卷二二五），一直到肅宗至德三載（七五八）二月五日，改年號為乾元，同時又「復以載為年」（同上書卷二二〇），又改了回去。

把「年」改為「載」，有什麼意義呢？玄宗說是效法堯舜，他曾查閱古籍，發現古代關於「年」原來有不同名稱。古代有一部字書《爾雅》，其中有一部分名為「釋天」，解釋一些與天文、自然有關的字，其中有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唐虞就是唐堯、虞舜，古代傳說中的聖君，他們那時不說「年」，而說「載」。玄宗說自己追求的是實現像唐堯、虞舜那樣的盛世，因而也要效法堯舜，稱「載」而不稱「年」。為此他鄭重地下了一道詔書，「改天寶三年為載」，這就是收在《全唐文》第二十四卷的〈改年為載推恩制〉。因為改這個字，他還要「推恩」，推恩就是讓那些不該享受這個太平盛世的人，也感受到皇恩普化。根據這道詔書，除了犯十惡大罪或罪大惡極「情難容恕」者，當時監獄裡在押的罪犯，犯死罪的降一等處理，不是死罪的全部釋放。

當時大家莫不期望玄宗成為堯舜。杜甫在有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長詩裡表達自己的期待：「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當今的皇上，即玄宗，成

為超過堯舜的帝王。玄宗改年為載，實際上是自許自己的治下已經是堯舜的時代、已經是「風俗淳」——政治清明的年代。我們知道，開元年間是中國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天寶三載呢，盛世的餘輝還普照大地，正是玄宗自鳴得意的時候。因此這一字之改，顯露出玄宗自足的心態。這種心態對保持盛世的局面非常不利，他心生驕傲，歷史便毫不留情地給了他應有的教訓。安祿山發動的軍事叛亂，把他的堯舜夢擊得粉碎。

那天一早，安祿山在薊城南郊舉行誓師大會，以奉玄宗密詔討楊國忠為名，命各路兵馬向帝都洛陽、長安進軍。其時氣氛緊張，各駐兵之地到處都張貼著榜文，墨書大字：「有異議扇（煽）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有人膽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煽動士兵抗命的，他的三系血親，即與父母、兄弟、妻子有血緣關係的人，都要砍頭。

安祿山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駐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駐守平盧、別將高秀岩駐守大同軍，其餘諸將皆各自率軍連夜出發，兵鋒直指東都洛陽。安祿山乘鐵甲車，率步騎精銳南下，煙塵千里，鼓噪動地。當時海內承平日久，百姓百餘年不識兵革，忽聞范陽兵起，遠近震動，群情駭懼。河北皆安祿山管轄，所過州縣，望風瓦解。

造成大唐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就這樣爆發了。

首亂之地范陽郡，又名幽州，治所在薊縣城。唐時薊縣與現在的薊縣不是一地，現在的薊縣在天津市北部，秦朝時稱為無終縣，隋唐時改為漁陽縣。又是漁陽郡治所，也就是郡政府所在地，漁陽郡又名薊州。唐時的薊縣在現今北京城西南，大致就是現在的涿州。自東漢至隋，幽州、廣陽郡、燕國、燕郡、涿郡皆以薊縣為治所；唐初屬幽州大都督府，開元、天寶年間，這裡

是范陽節度使駐節之地；安史之亂發生後，又改范陽郡為幽州。唐朝時漁陽縣屬薊州，薊縣屬幽州，因為同是安祿山的轄區、同是叛亂的策源地，所以人們稱安祿山的叛軍為「幽薊銳師」、「漁陽突騎」；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形容安史之亂爆發，有「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詩句。

當此之時，誰都不知道這場動亂將造成多大的災難，更沒有預見到它在中國歷史上產生的嚴重後果和巨大影響。事態的嚴重和後來的發展，包括叛亂者和唐王朝雙方的當事人，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認識到的。但歷史並沒有給他們全部理解這場動亂的含意的機會，戰亂的餘波，在雙方當事人都陸續離開人世以後，仍然在唐朝社會久久蕩漾，而且，我們都知道，這場戰亂在歷史上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唐朝一朝一代。

一場持續七、八年之久的戰亂拉開了序幕。

漁陽鼙鼓，驚破一簾幽夢。大唐帝國的玄宗皇帝實在不敢相信，在他看來最為忠心的安祿山會起兵反叛自己；他更是無法明白，安祿山為什麼要起兵？不只玄宗不明白，朝廷的官員們也不明白，也許只有安祿山自己心裡清楚吧！

據說安祿山「謀逆十餘年」（《舊唐書·安祿山傳》），也就是說為了發動這場叛亂，他處心積慮地準備了十多年。那麼十多年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安祿山產生叛唐之心，導致一場搖盪唐王朝江山的戰亂發生呢？讓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搖回十年前唐朝的長安。

唐玄宗天寶四載（七四五），身任平盧、范陽兩大軍區司令長官，又兼河北道採訪使的安祿山入朝。據說，安祿山此次入京，在心裡埋下了十年後發動兵變的種子。

這一次安祿山很榮幸地成為玄宗心愛貴妃的養子。當時楊貴妃最受玄宗寵愛，白天陪宴，夜晚侍寢，朝夕不離玄宗左右。安祿山想討好玄宗，便要求做貴妃的養子，得到了玄宗批准。此後，每次見玄宗，安祿山總是先拜楊貴妃、後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安祿山解釋說：「胡人的習俗是先母後父。」這個回答使玄宗十分開心——當然是肇因於寵幸貴妃的心理。

為了顯示對安祿山的恩寵，玄宗又命安祿山與楊玉環的堂兄楊鈺、楊玉環的三個姊姊即虢國夫人、秦國夫人、韓國夫人等結拜為兄妹。楊氏姊妹都是當時的美人，詩人杜甫寫過〈麗人行〉一詩，說她們「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意思是說，楊氏姊妹都氣質不凡、皮膚細白、身材勻稱。安祿山與這些性感美人有了相處的機會，為她們的美貌所打動，據說因此產生了非分之想。我們現在看到的文獻，最早又最全面地記載安祿山故事的是《安祿山事蹟》，作者姚汝能是唐代人，所以他的記載受到史學家注意，認為可能最接近事實，至少最真實地反映了唐人的某些觀點。這本書寫到安祿山被收為貴妃養子，與楊氏姊妹結為兄妹後，說「由是祿山心動。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嘆。雖李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這是說後來安祿山真的發動兵變，當他的大軍像一記重拳將要砸到長安時，玄宗帶貴妃及楊氏兄妹逃往四川，在入蜀途中一個驛站——馬嵬驛被憤怒的禁衛軍士兵逼得無奈，殺了楊貴妃，楊氏幾位漂亮的姊姊也都死於那場有名的兵變。當時安祿山正在洛陽，聽說這件事，連嘆了好幾聲，極為惋惜。

唐代婦女衣著暴露是眾所周知的事。就像現代人出遊喜歡拍照攝影一樣，楊氏姊妹遊春，便請有名的畫家張萱為她們畫像，於是讓我們看到了流傳到現在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張萱是開

元、天寶時期的宮廷畫家，他的官名為「史館畫直」，職責就是奉命作畫。他這幅畫的原作早已失傳，其宋代摹本現在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據說宋代亡國皇帝趙佶，即宋徽宗，為了學畫曾經臨摹過，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這幅畫，可能就是他的摹本。從這幅畫上，我們看到眾夫人衣著果然暴露，可看到她們的粉面和酥胸。楊氏姊妹們還有「素面朝天」的傳說，說為了顯示自己麗質天生，她們常常不施脂粉晉見玄宗。安祿山當時目睹夫人們的芳容，或許真的產生過用武力顛覆唐王朝、將楊氏姊妹占為己有的念頭，這種念頭由最初一閃念，後來發展為一種強烈的渴望。

安祿山本人長得據說「肥」而「白」，或者說「偉而皙」——身材魁偉，而且皮膚白皙。天寶四載這一年他四十二歲，楊玉環二十七歲，玄宗六十歲，從年齡上看，安祿山應該和貴妃的幾個姊妹更接近，而比玄宗更具吸引女人的魅力。一位正值壯年的威風將軍，與幾位漂亮貴婦人相處，這件事本身就容易引人遐想，風言風語中也傳出過他與楊氏姊妹們不清不白。但這似乎不能滿足這位將軍的欲望，他也許想名正言順地把她們弄到手，所以才有十年後那場浩浩蕩蕩的大規模動亂。女人禍水，一直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連追究安史之亂這樣一個重大國難發生的原因，也要幾個嬌豔的楊氏姊妹承擔責任。我們知道，女人的美引發一場戰爭，或引起一場禍亂，在古代希臘的神話傳說中發生過，在中國西周末年的幽王時代也發生過。

然而關於安祿山為什麼發動叛亂，史書上還有另一種說法，那就是《資治通鑑》的主編司馬光的觀點。司馬光是一位非常嚴肅的史學家，他沒有採取姚汝能的說法，而是把安史之亂做為一種歷史教訓，一本正經地告誡皇帝陛下：「成由勤儉敗由奢。」他認為安祿山產生反叛之心，大約是因為看到玄宗豪華浪漫的生活，而產生了企羨之心。

當年，玄宗每次舉行宴會，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接著是鼓吹、胡樂、教坊樂，還有府縣散樂、雜技；還在車上建造棚閣，纏繞著彩色絲綢，做成山林層疊的樣子，稱為山車；還捆綁竹木做成船，也用五彩繽紛的絲綢裝飾，上面坐人，用人抬著行走，稱之為陸船。又讓神仙般的宮女跳霓裳羽衣舞。還有馬戲表演，上百匹的舞馬，一邊口啣酒杯表示祝壽，一邊隨著音樂舞蹈；最後是成群的犀牛、大象入場，牠們在音樂伴奏下，有的跪拜，有的舞蹈。那場面真叫人目眩神迷。

這種場面安祿山曾親眼目睹，因為安祿山自開元末年至天寶時期多次到過長安。安祿山肯定強烈地感到，當皇帝原來比當軍區司令愜意！後來，安祿山率大軍從范陽出發，一路南下，占領洛陽稱帝。當他聽說玄宗逃走，他的英勇士兵已經進入長安，他要大宴群臣時，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御旨：「命搜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資治通鑑》卷二一八）在洛陽宮凝碧池盛奏眾樂。這件事說明當年安祿山在長安，看到宮廷裡樂舞場面，有多麼饞涎欲滴。就像劉邦看到秦始皇的排場，心懷豔羨地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安祿山可能也產生過此種幻想。

關於那場戰亂，歷代的政治家、史學家發表過各種不同的議論，對造成動亂的原因進行過分析。他們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甚至唐代的邊防政策上、文化上尋找動亂的根源，談得都相當深刻。然而，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行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哪怕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動亂，也往往起源於某人的一個念頭。正如惠能大師所說：「不是幡動，不是風動，而是你的心動。」（《六祖壇經》）姚汝能和司馬光都從安祿山作亂動機的產生入手，不能不說抓住了要點，雖然他

們的說法未必全面，甚至有某種偏見，或者是借題發揮。安祿山舉兵作亂，未必有什麼崇高的動機，而滿足自己的食色之欲，不能不是誘發禍心的發酵劑。就像一顆種子已經埋在心裡，有了它才有後來的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至於別的，只能是促成這顆種子發育成長的外部因素了。